

楚寶

楚寶卷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譙源劉　龢較訂

大將

屈完

屈完楚大夫也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
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
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
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
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聖楷曰、楚世家、成王惲初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按楚國將軍、皆以大司馬、而同姓者爲之。

是時子文爲令尹而楚日彊大其大司馬必屈完無疑也故使將兵禦齊桓八國之師而與之盟功績亦偉矣哉公羊氏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穀梁氏亦云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然則春秋美召陵豈獨序桓績哉

昭王南征考

世紀曰周昭王南征濟于漢漢江人惡之以膠舟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焉

李善與賣漢水辭曰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爲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陧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爲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枚水經注其地在漢沔之間俺書以爲湘潭昭山者謬甚

方城考

方城山名在今南陽裕州葉縣界泰置南陽郡屬荊州皆楚地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

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
為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
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又地理志南陽葉方
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
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
南郭州庯亦謂苦菜于東俱有方城葢皆傍此長
山方城而名者也聃楷按楚方城之外又別有方
城是時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
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

爲里故號方城是也方万二字相似楊太史疑方城即爲万城非也文袁小修謂万城在當陽縣亦非當陽東南一百六十里有方城乃唐郭子儀所築宋趙葵爲荆南置制使避父諱改曰万城非楚先之万城也

漢水考

按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梁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圖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

郢、夜。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爲、代、所、謂、漢、中、之、
甲。徑、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西、日、而、至、五、渚、者。其、
源、出、於、西、和、州、徼、外、還、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
西、漢。又、還、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今按
荊、州、古、郢、都、也。岷江、經、其、前。郎。西。漢。水。漢、水、遶、其、
後。郎。東。漢。水。屈完所云、詹。合。二。水。以。爲。池。始。稱。天。
險。矣。

成得臣、

成得臣字子玉、楚大夫也、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陳城頓、歸于文以爲功使代己爲令尹、三十七年、秦晉伐鄀、楚鬭克（字子儀）、屈禦寇（字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三十八年、臧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秋

子玉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即晉、
冬、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三十九年冬、
楚子及諸侯圍宋、四十年、晉侯伐衞、衞君出居于襄
牛、晉侯遂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晉公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
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
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
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
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釋宋 臣取二。復衛封曹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我一言而亾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
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
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
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音奚、楚擕險阻、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音古啑也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
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
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
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麋與湄同）弗致也大心（字孫伯子玉子）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

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春秋繁露曰、楚王髡托其國于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存亾、之端。不可不知也。

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於國不以爲難。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賢也。

胡氏傳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

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文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商密考

按水經沔水又逕鄀縣故城南注云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縣即今襄陽宜城也商密即今商州在西安府東

南二百六十里古商洛也漢四皓隱其山中採芝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夔子考

夔芈姓子爵楚熊摯之裔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於是滅之國在建平秭歸縣

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母弟也爲楚左尹莊王十六年帥師侵宋王待諸郟十七年帥師圍鄭克之會晉救鄭戰于邲晉師敗績楚共王二年爲令尹將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子重曰君弱羣臣弗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戸已責逮寡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以

侵衛遂侵魯及陽橋魯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乃盟于蜀六年七年皆伐鄭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是年吳入州來(楚地)九年子重帥師伐莒遂入鄆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晉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音灰)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
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
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
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
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
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穀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

夫之覆師徒者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
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子
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十八年子重救彭城伐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
靡角之谷楚師還二十一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師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羊傳曰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

為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
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
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
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
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
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
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

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劉子政說苑曰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

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亾令我下
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亾且世不絕聖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
食為故職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
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聖搢曰官人之法爵不踰德而後可以救時匡事
也楚嬰齊以將才而遇明主猶可自見追一縮相
國之印屢興無益之師智昏罷滿遂其司馬子反
搆怨巫臣多殺不辜而楚是以一歲七奔命嬰乎

鄢陵天醉赤足寒心矣乃至馬陵盟而鍾儀去國鳩茲克而郢廖入吳伊誰之咎哉此莊王所以日中忘飯而擇用國良者不可不愼也

鳩茲考

按鳩茲即今太平蕪湖縣地春秋時吳與楚共有長江之險江以北自蘄黃下至于江浦六合皆爲楚有惟安慶廬州居吳楚之半江以南自鎮江上至於姑孰池陽皆爲吳有惟九江南康居吳楚之半故吳入州來滅巢滅徐皆楚境也楚圍朱方敗

鵲岸克鳩茲至于衡山皆吳境也衡山無所考從淡𣪍國志註云丹陽縣之横山去鳩茲不遠疑横誤作衡恐亦未然

蔿掩

蔿掩者蔿子馮之子孫叔敖之孫也楚康十二年蔿楚司馬令尹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於是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表埆薄之地以輕賦數疆潦有水潦者數之戒其租入規偃豬町音庭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興是年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復之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郟敖二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

掩而取其室、市無宇曰、王子必不免、詐人、鬪之、王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盈而靈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望、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焉何以得免、

聖標曰楚靈王爲公子時、殺叔敖之孫爲掩而取其室、叔敖之祀斬矣、韓非子謂叔敖獨九世而祀不絕、何也、豈蒍掩之難、蒍氏之族、與蒍居同、佐羽封、而復以其舊勳立之耶、非之言、當必有據、

沈尹戌

沈尹戌、莊王之曾孫也、爲左司馬、平王六年、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

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愼其四境結其
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
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
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
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
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文武土不過同
百里為同
愼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平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亾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亾乎。已而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亾郢之始於此在。王一動而亾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與之比。讒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廐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殺之以

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

臧也。子常曰、是弭之罪、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夾漢水而軍）

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

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戍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胡氏傳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昔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

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亾郢之始也又曰楚平四年楚入及吳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襄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曰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亾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欲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改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

戒明矣

聖稽曰吳兵之入郢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郡今安陸縣章山非江西豫章也計其舍舟而陸亦由蔡息以道光黃因而保兵安陸境上以窺漢沔數千里之險而伐入之國又深入敵境兵法所謂忌也伍員孫武皆名將而為之而不顧者或恃其氣足以奪人又有唐蔡為之內援也然而亦危矣哉沈尹戌戒子常沿漢而守勿與之戰以挫其輕銳之氣此已操勝算抑又出一奇師道從方城外

先焚其舟則由淮入楚之歸路斷矣又伏兵大隧冥阨諸險隘則由豫達淮之歸路又斷矣然後扼其背而擊之吳師首尾不救前後受敵成擒必矣斯時節百子胥百孫武其何能爲乎惜乎子常信讒倖功急與之戰遂使吳人乘勝而前五戰及郢豈非天意哉吳人以四年十一月入郢至五年七月秦師至始退而卒不敢犯隨以北鄭以南者亦輿楚之諸險隘有脩故也由是觀之沈尹戍盡忠竭力以死其功雖廢于讒人而謀可鑒于宗社矣

又何愧于申包胥哉。

淮汭豫章冥阨大別諸考

按淮水出南陽桐柏縣大復山水之隈曲曰汭此淮汭據本傳云及息而還應在今汝寧息縣南也水經注曰淮水東逕新息縣故城南又蘇子瞻詩黃過淮詩云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碧。靉靆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此更可想吳師入楚之所逕矣。

按吳楚相侵伐師于豫章者凡數處皆非江西豫章也今畧以其地考之如楚令尹子蕩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楚囊瓦伐吳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夫巢與乾谿皆江北地與江西遠不相涉故知其地當在廬江穎蔡之間惜地志失載耳若江西豫章以水名至漢高祖六年始立豫章郡于今南昌水經注皆多附會

大隧在德安孝感縣東北應山縣界今名九里關又名黃峴關直轅在應山縣東一百三十里今名

武勝關實阨亦在應山北六十里信陽州界其戍守之今名平靖關又名愖這關即九塞之一也此三關乃漢東之隘道北逕豫淮南通江漢昔人云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

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里許臨高阻深與武昌黃鵠並峙其勢陝而險固即禹貢內方至于大別是也俗名龜山小別在漢川縣南十里其山如甑後周時置甑山縣宋太平興國二年始改漢川與大別山相去一百餘里

公子結

公子結字子期一曰子期楚昭王庶兄也十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以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
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
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會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
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
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
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
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

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昭王反國以子期爲司馬二
十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子期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歸二十七年吳伐陳楚子救之卒于城父
公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
之而後還是爲惠王三年陳背楚卽吳楚人伐之西
年冬子期帥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九年夏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十年秋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刦惠王

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死

韓非內儲曰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入郢

唐頃考

唐姬姓侯爵為楚之小國在義陽安昌縣東南今南陽唐縣也初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

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
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
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
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
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楚昭王十年、蔡侯唐侯與吳子以伐楚、十一年、吳師退、楚乃滅唐。又十一年而圍蔡、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頓亦姬姓子爵、國在潁陰、即今陳州南頓縣。春秋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

魯陽文子

魯陽文子名寬司馬子期子也子期死白公之難遂代爲司馬初惠王以梁與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劉向說苑曰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

朝公叔子曰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燕云妨
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
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盍聞之也順鍼縷者成
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
之日爲之退三舍

水經注曰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即劉累之
故邑也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

之不得衆權而還於此有酇縣君其陽故名酇陽昔在於楚文子守之與韓搆難戰有泛景之誠聖楷按水經注又云酇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下雲張景陽詩云朝登酇陽關峽路峭且深今汝州魯山縣即其地也酇陽關在南陽府城北

楚梁考

按梁即今陝西漢中府地禹貢爲梁州之域春秋屬秦楚之交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道名曰漢中項羽封沛公爲漢王都南鄭即

此晉以後爲梁州有梁州山在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與孤雲四角相接大山四開其上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

景舍、

景舍字子發、爲楚宣王將軍、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珪、景舍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不受、魏圍邯鄲、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

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亾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亾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

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閒

予發初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予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其後予發盤辟也罪威王而出奔

刑者遂襲子發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音短)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子發乃得逃去

淮南劉安曰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聖樹按楚霸王十年醉殺蔡霸侯而滅其國使公

子棄疾居之、爲蔡公、十二年、棄疾作亂、自立爲平王、乃復封陳蔡之後、至楚惠王四十二年、復滅蔡、皆非實王時事、不知國策淮南諸書何所據以爲當威時也、鮑彪註國策、以爲靈王、亦未確、又杜氏通典、子發、作景舍、今從之、

莊蹻

莊蹻楚莊王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爲將軍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太史公西南夷列傳論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

滇夜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醬齊朔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荀卿子曰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其巧拙强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二也

聖楷曰莊蹻以楚公子爲大將卒立奇功於異域而楚祀猶以不絕蕞爾之王南越見爲殊異壑乎世間有此兩奇男子高猶欲以尺寸量材士大可痛也二說楚莊王弟名莊蹻嘗爲盗于境中然

去威王時已二百餘年矣宜泡楚子旅之謚也其孫何得以君謚爲姓此皆僞書謬傳虛妄可笑

滇池考

滇池在今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周回三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金馬碧鷄玉案點蒼諸山俯仰映帶眞奧區也楊太史愼有滇海曲如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殿夜飄香雲氣閒成銀色界天工新出點蒼山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皆實錄

秦楚巴黔考

按楚頃襄王十九年、秦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二年、又拔郢、乃置黔中郡、太史公以為楚威王、何其踈、蹻也、且與楚世家亦同相戾、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牁、 按牂與椿通○牁與柯通、即今之繫船橛也、又水經注、牂柯、江中兩山名、當從注為是、

項梁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項籍之季父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紀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

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

請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
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
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
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
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
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
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
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
與連和俱西陳嬰乃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
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
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
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
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
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
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

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

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
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
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
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
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
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
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

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黄外黄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

聖楷曰始皇帝二十三年、王翦、用六十萬人、取荊、虜王負芻、其將項燕自殺、始滅楚。傳至二世、才十、五年間、項梁起兵於吳、遂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報仇。復楚。豈非近古以來、一大奇績哉。又能用張良言、為韓立後、不殺齊王假、以悅田榮、皆義舉也。故諸起之將、爭嚮附之。所戰必勝。項羽撫有成業、與

沛公共滅秦不能守是其不有天下也不在身死東城之日而在定陶失利之時天意亦微矣哉或日項羽不死能有天下乎日羽不死決不背關懷楚弑義帝擠而江東猶足王亦未可知乎故節取史記傳文爲羽立傳要使復楚之功不以羽掩云爾

梅鋗

梅鋗長沙人番君吳芮之將也初沛公攻南陽遇鋗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羽死高祖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而鋗從之

聖楷曰漢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文時異姓盡矣唯獨長沙藩職無恙故賈生云欲諸王之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爲其

功少而最宏。勢疏而最忠也。由今觀之。亦據當時事勢論耳。貽謀不善。協贊無人。卽亞夫思還何有於强弱乎。陸機云。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信矣哉。

都臨湘考

按芮都臨湘。卽今長沙縣也。長沙初名湘縣。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爲長沙王。始更爲臨湘。水經注曰湘水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郞名焉。故城卽芮所築。其新城北有吳芮冢。廣

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壓郭之佳憩也文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入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家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今岳州亦有臨湘縣初名王朝埸後改縣宋至道初始改今名非芮都也

一梅山考

按楚志梅銷隨芮之國長沙以益陽縣梅林爲家。遂世有其地。自漢至五代皆稱梅山焉。後爲蠻王扶氏據之溪峒環列負險爲寇宋熙寧六年章惇始開梅山地爲二。以下梅山置安化縣。屬長沙。以上梅山置新化縣。屬寶慶。文獻州郡門縣有梅銷城云即初封十萬戶處也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
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
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
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
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
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
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者季布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
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
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
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
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
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
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

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亾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

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

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
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霍峻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衆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

峻為牂牁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爵、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歷永昌建寧太守、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

日諭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
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
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
之何論遲速耶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
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
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
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
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眞三郡功封列侯弋
孫彪晉越巂太守

向朗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柯、又徙房陵、後王踐作、爲步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

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

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亾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蚤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係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

聖楷曰。襄陽記文稱郿步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故其老而好學。尚有典刑也耶。是時蜀士如秦宓譙周皆博雅好論著。若以出處律之。未免多慚。安得如郿之牙籤萬軸。而刀斗自嚴乎。